

生逢其時

張遠帆

來自日本的小林敬生，和中國本土的陳琦，都是在海內外頗具影響力、有著鮮明的個性特色的傑出版畫家，自不待言。

小林矢志投身藝術，是日本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後未久的 1963 年。是年，陳琦出生，按齒序，兩人間有將近 20 歲的間隔。陳琦開始專業學習的上世紀 80 年代初，又恰好是中國開啟改革開放模式後不久。所以，20 年這數字，約莫也恰好是兩個國家國運鼎盛時期的先後間距。

在歷經了蒙昧和閉鎖之後，驟然開啟的思想空間和資訊視窗，讓新鮮和活潑的空氣撲面而來，也為青春的躁動合上社會進步的節拍，提供了絕好的時機。於是，有一些生命就得以開始其茁壯的成長歷程，比如小林敬生和陳琦。

小林的作品，從關注社會現實的波瀾激蕩，揭示生存環境的變異，逐漸將重心放在對未來的樂觀設想的描繪，眼神由犀利轉為慈祥，畫面情態也由激越轉為祥和，展現的是對地球眾「生」和睦共棲的希冀。陳琦的作品，則由從對身旁器物 and 周遭景物的凝視，逐漸演進到對抽象圖形與文化情懷的結合體的不倦探求，視線由表入裡，要素由繁入簡，畫面情境則漸趨深邃幽玄而試圖探及「生」之要義。

小林擅用源自歐陸的木口木刻為技術和表現的手段，一以貫之，倏忽半個世紀。陳琦則始終鍾情於本土原產的木版浮水印，不離不棄，迄今也逾三十年。長久地沉浸於研習和發掘，不僅使兩人在製作技術上都踞於各自門類的頂端，更使各自對「生」的切切掛懷，找到了棲身與彰顯的恰當載體；也令古老的技藝因此而得到新穎的演進生機，成就了「攜技術共生」的傳說。陳琦素以「在技術的基礎上演進生長」為座右，小林則說：「藝術家用手來思考」。誠如是。

兩人的生長路徑，與當地當時的潮流走勢多有齟齬，途中也不無質疑的聲音入耳。端賴二人的矢志不移，也好在身處多元化的時代，才得以在眾生紛紜中，安靜地辟出獨屬個人的生命語境，同時也以自己的生長回應時代。正如小林所言，抽離了時代因素，將無從談論其作品。時代造人，複又因人而生動豐滿，又豈非時代之幸。

本來，生難擇世，當事人說了不算。能得時勢之利而步步踐行到達理想境地的旅程，卻又是非有清晰理念和執著篤行者而不能企及的。陳琦曾說：「我們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就應該把手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才不辜負這個時代，才不辜負自己短短幾十年的生命」。所謂「生逢其時」者，此之謂也。

華夏與扶桑，隔海相望，雖近猶遠。千年來恩怨交織，重複上演著熟悉和陌生；在文化上則互哺不息，歷代先賢的履蹤交迭，留下一部長長的交流史。近年來中日版畫交流再趨活躍，雙方都希望借此調整各自的關注視角，重啟交流互利的歷史生長。本展當此回暖時節舉辦，可謂得時流移變之利，也當是一段「生逢其時」的佳話。

2019 年 3 月 杭州